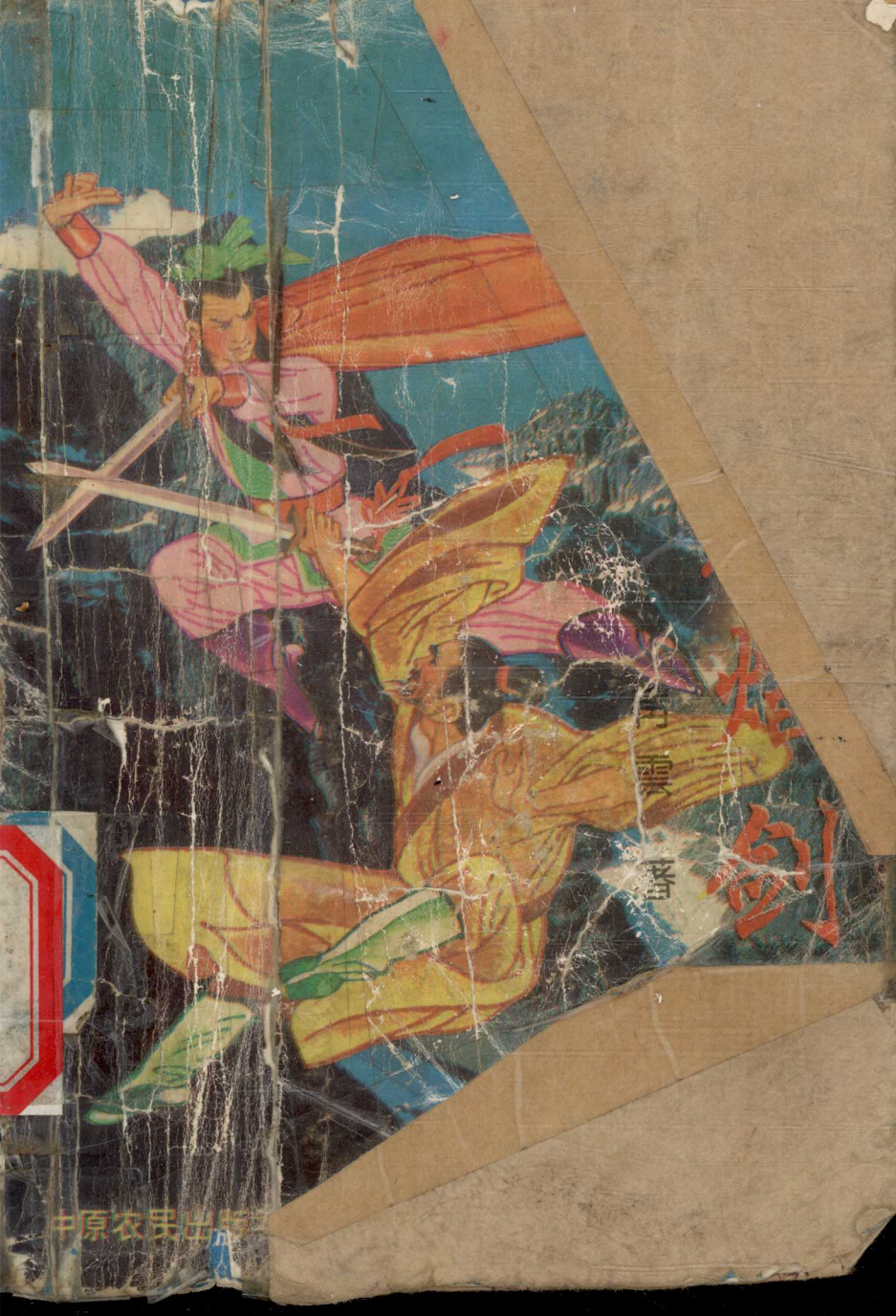




劍俠

中原农民出版社

天池魔焰劍



原农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又乃君莫暂时 贵乃 贵神

在遥远的北方，万峰高耸的长白山绝顶之上，有一座极为神秘的天池，那里遗落有一代剑圣“长白飞狐”的一把“魔焰剑”。谁要得到它，谁就能取得武林至尊的地位。于是，为了争夺此剑，“一阁二峡三殿”的头面人物与出身武林世家的青年后生栾世杰为首的一批有正义感的武林高手之间展开了殊死搏杀。

其间，血与火、情与恨、残忍与博爱、善良与丑恶，错综交织，相互映衬，一幕幕缠绵悱恻的场面，催化柔情；一出出龙蛇聚首的武林壮景，惊心动魄……

目 录

第一章	恨事悲忆.....	(1)
第二章	云诡雾涌	(18)
第三章	绝境逢生	(36)
第四章	夜黑刑惨	(45)
第五章	侠肝义胆	(58)
第六章	不翼而飞	(69)
第七章	雾峰二妖	(76)
第八章	气冲云霄	(91)
第九章	神州乞圣	(102)
第十章	情暖剑寒	(111)
第十一章	毒招迭出	(124)
第十二章	地玄石奥	(133)
第十三章	绝世神鼓	(142)
第十四章	情恨悠悠	(154)
第十五章	路拜名师 天池争雄	(166)
第十六章	沉湖探秘 凶险连环	(176)
第十七章	迷途获救	(192)

第十八章	委曲求全 过阵扬威	(200)
第十九章	顽固收女 慨然授艺	(212)
第二十章	巧设混局 乘隙而去	(227)
第二十一章	粉面登场	(237)
第二十二章	身入縲绁	(250)
第二十三章	冷面西施	(257)
第二十四章	火烧迷阵	(274)
第二十五章	搬弄是非 合困英雄	(287)
第二十六章	桃花争春	(299)
第二十七章	毒迷群豪	(310)
第二十八章	天良泯灭 立遭报应	(318)
第二十九章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325)
第三十章	幻云惊飞	(333)
第三十一章	暗箭难防	(344)
第三十二章	二怪救危 山人指路	(352)
第三十三章	名医获救 妙手回春	(364)
第三十四章	群豪咸集 混战渐起	(377)
第三十五章	落入彀中 少侠解困	(384)
第三十六章	险情又紧	(396)

第三十七章	惊心动魄·····	(406)
第三十八章	泾渭分明·····	(423)
第三十九章	骇人听闻·····	(427)
第四十章	弄文应急·····	(441)
第四十一章	光德大师·····	(451)
第四十二章	金汤修罗·····	(462)
第四十三章	歧路话别 美人遇险 ·····	(472)
第四十四章	美人奇遇·····	(484)
第四十五章	调虎离山·····	(493)
第四十六章	误陷阴罗·····	(498)
第四十七章	凤来血斗·····	(514)
第四十八章	恶战阴罗·····	(524)
第四十九章	鹬蚌相争 渔翁得利 ·····	(532)
第五十章	再斩阴风·····	(557)
第五十一章	檐头疾风·····	(571)
第五十二章	舍剑报恩·····	(583)
第五十三章	“了缘”救女·····	(594)
第五十四章	紫气散尽·····	(603)
第五十五章	断头崖下·····	(611)

第五十六章	勇闯黑云.....	(630)
第五十七章	春宫迷离.....	(640)
第五十八章	烈火之林.....	(646)
第五十九章	蜂蛇何惧.....	(653)
第六十章	冷西断魂.....	(661)
第六十一章	澄清黑云 剑归其主	(669)
第六十二章	风满岳阳.....	(679)
第六十三章	龙蛇聚首.....	(693)
第六十四章	乞圣归天.....	(708)
第六十五章	人伦丧尽.....	(718)
第六十六章	邂逅相逢.....	(735)
第六十七章	神鼓上人.....	(751)
第六十八章	呜呼腾蛟.....	(769)
第六十九章	笑傲阴罗.....	(784)
第七十章	破阵杀鬼.....	(795)
第七十一章	驱散幻云 终成眷属	(808)

一、恨事悲忆

一抹夕阳庸懒地爬上林梢，几丝柔风无力地摆弄苏堤垂柳。低沉的暮鼓声自远处传来，把刚刚苏醒的柔草又推向昏沉的梦乡，四五只乌鸦绕着雷峰塔漫无目的打着飞旋，又好象在窥探着浮沉在下面西湖那纯净的柔体。不知那位顽皮小孩打了个水漂，一圈圈涟漪被激起，向远方扩散而去，似大自然带走那令人遗憾的岁月。灵隐寺的山门沉重地关住了昏昏暮蔼，把最后的一片寂静让给了吴天旧地……

一声低沉的鼓声自庙里传来，接着念经之声也自正殿飞出，清越而响亮的铃音和低沉而朴实的木鱼声，夹杂在念经声里，飘在空中，传到湖边……

一个黑色的人影，自远处匆忙奔跑过来，站住了身子，急骤地喘了几口气，伸手抓住了几茎拂在他脸上的柳条，将视线投射在那挺立着的雷峰塔。摇摇头，他哀伤低吟着：

“飞鸟有巢，狐鼠有穴，唯独游子，却浪迹在天涯，啊！那孤独与凄凉，总是伴着我……”

声音里隐含着愤意，他双手紧抓着柳枝，用力地一扯，好

象要借这一扯来发泄自己的感情。一阵晚风拂过，雷峰塔上的风铃响了，而灵隐寺那念经之声，也随着晚风飘来，传进他的耳中。

他身子一颤，仿佛是很是震惊，一扬臂，将手中握着的柳叶抛在湖中，迈开大步向前走去。

灵隐寺内，大雄宝殿的山门关得紧紧的，里面跪满了和尚，他们低垂着头，喃喃地默背着经文。

殿内到处散飘着青烟，在那供桌上，一个青铜色的古鼎里，插着一大束香，正在冒着烟，一缕缕地上升，而又密结在白色的烟幕里。

大梁上面，高挂着几盏玻璃灯，此刻悉数点着了，照耀得整个大殿犹如白昼似的，相映之下，桌上两段燃烧的红烛的烛光，显得十分微弱地在摆动。

大殿当中，摆着一个圆圆的大大的蒲团，上面坐着一个长眉垂肩，白发灰袍的枯瘦老僧。他双肩沉着，合掌作什，紧闭双目，仿佛正在入定。

念经的声音，由高昂而渐轻微弱，随着一声低沉郁结的鼓声之后，便忽然地停了下来。顿时大殿一片静寂，没有一丝声音发出，只有白色的轻烟，仍然一缕缕地上升……

蓦地——

跪着的僧人中，走出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和尚来。他向前走了几步，肃穆地说道：“启禀方丈，时辰已到。”长眉老僧全身一震，那两个雪白的长眉忽地飞起，又缓缓地落下，他张开了眼睛，向放在自己面前的一个大缸望了一下，又将视线往每个僧人脸上扫过。

他看到了那些和尚都带着崇敬祈求的脸色，心里不禁一

叹，轻轻地道：

“二十年如烟似梦，八百里故土成空。昔时情痴，而今老僧……”他脸色变幻了一下，哑然道，“二十年参禅，执迷不悟，唉……”

说到这里，他双目大张，精光暴射，大声喝道：“快！速将山门打开。”

那些和尚俱都大吃一惊，怔怔地看着这枯瘦的老僧，不知他为什么会突然说出这句话来。那中年和尚吞吐道：“方丈，你……”

这时，枯瘦老僧又闭上眼睛，长眉低垂，不闻不问。那中年和尚怔了一下，便走到殿外，将山门打开。他刚一推开门，便见门口站着一个人，在昏暗的天色下，已看不清那人的容貌，但是依稀能辨别出那是个年青人。他双掌一立，打了个稽首道：

“阿弥陀佛，请问檀越来敝寺……”那年青人象是很焦急，也没等他把话说完，便匆匆说道：“这位大师请了，在下经人介绍，欲见贵寺方丈归元大师。”

这个中年和尚一皱眉，道：“对不起，檀越。敝寺方丈圆寂在即，不能见任何人，尚请檀越原谅。”他双手合掌，作出肃客的模样。

那年青人一听，怔了一下，然后提高声音道：

“大师，在下一定要见归元大师，因那人嘱在下要在今日赶到，故在下昨夜从镇江兼程赶来，连晚饭也未用，所需的也就是一见贵方丈……”

说到这里，他象是想起了什么，从怀中掏出一个东西来，交给中年和尚，说道：“那人交给我这半边玉环，说是归元大师一定认得，尚请大师代为传禀。”

这中年和尚接过那年青人递来的东西，掐了掐，立时就明白是一个断裂的圆环，他犹疑地说道：“好吧，你就在此等一等，让我进去看看方丈是否……”

说着，他又深深地看了那年青人一眼，便转过身匆匆走进去。

步伐如风，大袍轻拂之际，他已走进殿门，脚步才一到门坎，便见到老方丈眉头紧皱，全身在猛烈地抖动。他大惊失色，一提袍角，抖然跃起，从那满满跪着一地的僧人头上越过，落在老方丈面前。

他惊慌地说道：“方丈，你……”

枯瘦老僧双目一张，说道：“我没事，刚才是否有人来找我？快带他进来。”

中年和尚眼角流出两行泪水，他交出手中的半边玉环，说道：“方丈，你还有什么不能解脱的事吗？时辰已过，您早……”他说到这里，枯瘦老僧身子一震，惊呼道：“寒惊环！”他眼中射出骇人的精芒，道：“慧禅，是谁交给你的？”

慧禅见老方丈此刻面泛赤红，长眉扬起，而那执着玉环的右手，此刻竟抖动得非常厉害。

他惊愕地问道：“方丈，你……”老和尚颌下白须无风自动，他激动地大声叱道：“快带他进来，快！”慧禅想不到老方丈会如此激动，他咬了一下嘴唇，便一下翻身飞跃而出。

老方丈垂首望着手掌里的半边寒惊环，喃喃地自语道：“二十年了，我终于又见到这半边玉环……”他的眼里泛起泪影，抬头间已见慧禅带着一个重瞳瞻鼻、剑眉星目的俊俏年青人进来了。

顿时心里大震，全身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他说道：“年

青人，可是你要找老衲？”

那年青人看到了殿内的情景，呆了一呆，从众僧的中间走到大缸面前。他双膝一跪，叩了个头，说道：“小子栾世杰，奉飞剑逐风柳追云柳老爷之命来此……”

那枯瘦老僧未等栾世杰说完话，迫不及待地道：“他叫你来干什么？还有你妈呢？她怎么啦？”

栾世杰心中奇怪这老和尚会追问自己母亲之事，他犹豫了一下，道：

“家母已于两年前仙去，临终之前将晚辈嘱托给柳老爷了，让我跟他老人家习艺，到了上月下旬，他老人家……”

枯瘦老僧两道长眉斜轩而起，问道：“怎么啦？”

栾世杰面容一暗，低声道：“他老人家被仇人暗算了！”老方丈那两道灰眉落了下来，追问道：“是谁做的事？”

栾世杰摇摇头道：“不知道……”他嘴唇动了一下，又道，“晚辈清晨起来只发觉柳叔父全身泛红死在他的卧室……”老方丈哦了声，道：“原来他是被赤焰掌击毙！”他的嘴角泛起一抹凄冷的笑意，喃喃地道：

“柳追云，柳追云，你终于死了吗？！”栾世杰满脸惊疑地望着归元老方丈，不知道什么是赤焰掌，他不明白这老方丈为何会如此痛恨柳追云。

归元老方丈双目俱张，紧紧地凝视着面前的栾世杰，好一会儿，方始把视线投射在密集于顶的烟幕中。渐渐他的眼睛又湿润了，视线也模糊了，只听他低声地喃喃道：“二十年茫茫情海，二十载悠悠恨事，此时都已成空，枯坐山中，何以慰此，哈哈，我又有何求？”

他大声地狂笑着：

“哈哈，我又有何求？茫茫情海，悠悠恨事……”

泪珠如串落下，狂呼之后，他突然一张嘴，吐出一口鲜血。

全寺跪着的僧人齐都大惊，呼叫之声顿时此起彼落，慧禅跨前一步，焦急地道：“方丈，你，你怎么啦？”老方丈吐出一口鲜血后，情绪似是较为镇定，他没理慧禅，对栾世杰说道：

“你不用害怕，我没有什么，孩子，你妈生前有否对你说过令尊之事？”

栾世杰见面前这个老僧嘴角挂着一条血丝，满脸慈祥地说着话，他心里一阵辛酸，仿佛是见到亲人似的，眼眶里充盈泪水，缓缓地流了下来。

他咽声道：“晚辈自襁褓至今，从未见过家父容貌，据家母说家父昔时为富家公子，后来出门远行即客死他方……”

老和尚听着又是一阵狂笑，用袖袍擦了擦脸上的泪痕，说道：“那么柳追云叫你来找我干什么？”

栾世杰含泪道：“他说大师你知道家父尸骨下落！”老和尚突然悲惨地痛哭起来，哭了一阵之后，却又狂笑道：“柳追云呀，柳追云，你到底先去了，哈哈，如烟幻梦，到此都已成空！”

他双袖猛地向上一挥，两道呼呼袖风，将那密集在顶的烟幕击得翻翻滚滚地向外散去。

一时殿内风声呼呼，把供桌上的两枝蜡烛都吹灭了，挂在梁上的玻璃灯，此刻也摇来摇去。那灯上的铁索吱吱作响，梁上的尘土更是“唰唰”落下，声势极为吓人。

老和尚长眉一扬，斜飞上须，凝望着那些坐在蒙蒙灰尘里的和尚，突地惨叫两下，大喝道：“这个劳什子的，还要来作什么？”

喝声中，他大袖一挥，立时那个高有七尺的大缸，“哗啦”

一声，碎裂开来，落在地上化为粉屑。

栾世杰骇然地看着面前这枯瘦的老僧，想不到他为什么会突然地发起狂来，同时更惊异这老僧的武功。

他怔怔地望着裂成碎粉的大缸，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老方丈将大缸击碎之后，突地一皱眉，闭上眼睛，双手紧捂着胸口，脸色泛成枯黄，全身又在剧烈地抖动，象是极为痛苦。

立在一旁的慧禅，泪眼汪汪地喊道：“师父……”老僧一听，张开双目，叱道：

“叫啥，谁是你的师父？”

说完这话，他双膝就着盘坐之势，忽地跃起三尺，转过身去，对着殿上的神像。只见他双掌一合，轻声念道：“佛祖尚恕弟子！”

轻哼声里，他双手缓缓划出一个半弧……就在他双手划弧的当儿，慧禅发出一声裂帛似的悲叫：“师父，你不能自碎舍利子啊……”

待他见到老僧全身禅袍已经鼓起，他便绝望地悲叫一声，轻声抽泣，全身扑伏在地上。栾世杰从未见佛门的高僧，也根本没听说过，有什么舍利子之事，故而茫然地望着慧禅。

此时殿内的和尚，一听慧禅喊出的话，齐都惊惧地站了起来，怔怔地望着老方丈的背影。但是，当他们眼见老方丈回身过来后，立时惊叫一声夺门而出。

刹时，大殿里只留下怔着的栾世杰和慧禅和尚。只见老方丈朗笑一声道：“兰因絮果，天道循环，既然孽债已来，何能独善其身，执着既破，夫复何言？”

他语声微颤，道：“慧禅，你随我习艺六载，虽不能得我绝艺，然等闲武林中人，已不能加害于你，我一向不许你认我为师，那是因我昔日树敌过多，恐你遭受遗毒，今后你也切不可承认我是你的授艺者，否则，佛门恐将遭劫……”

栾世杰见老方丈话声一顿，这才找到机会，怀疑地道：“方丈，你怎么变成这样？难道你真的返老还童了……”

敢情老方丈自转过身后，整个形象大变，脸上已由枯瘦又黑变为红润、丰满，那条长眉却脱落在地上，仅只见到一些黑色的眉根。他颌下的白须，也一变为又黑又亮，整个身躯都较方才涨大了不少，是故栾世杰方有此问。

老方丈凄然轻笑一声道：

“孩子，人间那有返老还童之事！我这身臭皮囊也只能保持一个时辰罢了。”他叹了口气，严肃地对栾世杰道，“孩子，你老子负有血海深仇，令尊二十年之奇冤需你清雪，而令堂之死，间接地害在他们手中，故而你必须习得绝艺，老衲看在此环主人之面，定会成全你。”

他双目精光暴射，看着手中的半边“寒惊环”，好一大会儿，他将目光移向空荡大殿，梦似般缓缓道：

“在那遥远的北方，那白山黑水的极北处，长白山顶终年积雪不化，然而在那群山之中，有一‘天池’却从来不结冰，终年清彻见底……”

“天池的水底，自七十年以来，插着一把魔焰剑，据说此剑锋利无比，斩钢断铁，吹毛立断，然而它最宝贵之处，却是剑柄上刻有九个剑式，这九个剑式若是被人习得，则在今后武林之中，必无敌手。

“就这把利剑，是往昔制剑圣手仿着火焰跳动之形而铸，

七十年前一代怪客‘长白飞狐’得到后，在黄山始信峰大会天下武林，取得剑圣之尊，声誉正如日中天，却不料他于三年后在长白山巅自杀身死，将此剑投入了‘天池’之中。

“自此天下群豪纷纷赶到长白，欲将此魔焰剑持为己有，为此，长白派遭天下武林戮杀无存，自今七十余年，也未见长白派重现武林。

“因之，自长白飞狐死后的二十年，几乎有数百成名的武林中人丧身于天池……”

栾世杰怀疑地岔口道：“方丈，难道那天池有吃人的怪物不成？否则怎地有那么多人死去。”

老方丈叹了口气道：

“那天池之水，直通于地底之寒脉，阴寒无比而且水中暗流激荡，翻滚不已。

“但是在水面看来却仍然平滑如镜，然而只要轻轻搅动水波，则压力倍增，翻滚激荡。

“那些人都是这样下水之后，搅动水波，而至受不住那万钧水压而死……”

栾世杰诧异地问道：“难道从没一人能够从里面逃出来的？”

老方丈点了点头，目中射出一阵精光，道：“七十年来只有一人下水之后，又重回沉湖，但他回来之后却仍然因寒毒侵入骨髓，终于死去。”

栾世杰眨了眨眼道：“这人是谁？他又怎能破除这水底的万钧压力？”

老方丈沉声道：“那就是你祖父‘平地炸雷’栾劲抒，他仗着栾家传家绝艺‘太云槌’抵开那万钧压力，而潜下水的，但他

却少带了一样东西……”

“啊！那是什么东西？竟能抵开这寒煞之气？”

老方丈声音一顿，道：

“寒惊环！”

栾世杰和慧禅悚然惊呼道：“啊！”

老方丈望了他两个一眼，说道：“这寒惊环本是南方离火之精华所凝成的一块晶玉，本是悬在魔焰剑的剑鞘上的，不知怎地后来被云梦天泽里隐着的一位奇人‘老顽固’所得。”

“老顽固？”

老方丈点点头道：“这奇人谁也不知他的名姓，但是却都知道他的脾气，当五十年前他出道江湖之后，到处多管闲事，却又为人太顽固，从不采纳别人的意见，专恃己见，行事固执，所以武林人皆名之为老顽固……”

老和尚说至此，象是觉得离题太远，话声便顿了下来。他闭上眼凝思一下继续道：

“令尊为了继承你祖父的遗志，所以千方百计想取得寒惊环，预备一探天池。”

“但那老顽固确实顽固透顶，幸亏令尊得到一位聪明绝顶的女子相助，终于获得了寒惊环……”

栾世杰神情肃然地凝望着归元方丈，心神已驰向那美丽的往事里，怔怔地忖思着。

老方丈叹了口气，说道：“但是，从那以后你父亲却没有下天池，因为他娶了那女子……那就是你的母亲……”栾世杰睁大了眼睛，注视着面前的老方丈，心中无数的疑念在转动着。

老方丈摇了摇头，似乎制止栾世杰的发问，接着又缓声道：